

邓小平找牛

□蒋戈天

1947年初冬,北风鼓腮吹着结冰的号子
刘邓首长带着千里跃进的队伍
踉踉冷月,踏碎寒霜,沿夜幕铺设的小路
来到大别山;他们穿越的身影
给绵延的山脉添了一道流动的峰
给暗夜的山川, 拧亮了一盏盏橘红的小

马灯

在大别山腹地, 商城青区的一个小小村 父亲

春节故乡即事

黄修珠

为赋新词着意行,村前村后喜逢迎。
每疑年少谁家子?屈指光阴我辈惊。
暂依残垣思旧事,凭墟落料亲情。
一年一度还乡好,不觉新来白发生。

癸巳年春节回乡感怀

黄贤威

碧池盗采盛开莲,绿树偷抓高唱蝉。
月夜瓜田龟水去,夕阳草野伴牛眠。
酒酣共忆童真事,梦觉常思果菜鲜。
壮士奔波多背井,白头相聚总难全。

我与金身之

□陈清义

除夕之夜,金身之笑声朗朗地给我打电话,说他年过得好,心里高兴,喝点白酒又喝点红酒.我们互道祝福,初二晚上他女儿电话告诉我:他父亲心脏病复发,已经去世了.怎么可能?怎么会那么快?仅仅过一天,一个硬朗鲜活的人就走了?人生难道真如白驹过隙?

我与金身之同学同乡又同村,相识于1963年.那时我们都在固始县观堂小学读书.他住庙庄队,我住夏寨队.我上学要经过他家门口,他就在家等我.我们经常结伴而行.后来我家搬到庙庄队,两家的直线距离不到500米,相互在一块玩就更方便了.暑假我到他家玩,他躺在床上,两脚翘在墙上,脚板朝天,大腿与胸脯成90°直角.嘴里背诵“甲子己丑海中金”.我不懂,问他是啥意思,他也不知道.是他父亲让他背的,隐约觉得是与算命看有关的知识.我父亲让我背“赵钱孙李”,这哪有“甲子己丑”好玩呢.

那时农村常遇到算命先生,大多是盲人,我们一块找先生算过命,先生怎样给我算的越深,提得越高,越到后来越不愁,只怕儿女吵破头,我有点莫名其妙地羡慕他.后来观堂小学成了戴帽初中,也仅止戴帽而已,没书可读,也缺少教书的老师.当时开始修鲢鱼山干渠,听说修干渠伙食好,每天吃白米干饭,一周还能吃一次萝卜焖猪肉,这在当时称得上天堂般的生活啦!我们相约到水利工地去.

天堂般的生活并不惬意:太累!每天干的活就是从渠底部挑土,倒在渠埂上.起得早睡得晚,从未睡过一个自然醒.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时凌晨几点起床,只记得干渠底部很深,越到后来越高.有一天我留心记个数,挑多少担土太阳才出来:那天整整挑了38挑.干渠个把月修成了,天堂般生活结束了,我们又回到凡世间.当初我们找老师说不上学了,到水利工地去,老师说去吧.如今我们又到学校找老师说还想回来上学,老师说来吧.那时学校真好,来去自由,随意得很.

在杨集乡余团队,金身之的堂姐嫁我表兄,他表姐和我姨哥结婚,这样在余团队我俩有了共同的亲戚.金身之生性有点鲁莽,记得有次我们用箩筐挑着他表姐也

邓小平找牛

□徐德瑞

朋友王君从政30余年,从机关文秘一直干到乡党委书记,后又调县直一局里任主职10年,可谓是官场常青树.可前不久因年龄到了杠,被一刀切了下来.从此没小车坐了,进宾馆酒楼陪客少了,外出参观学习、上主席台讲话作报告没份了,一时感到很不习惯,很不自在,心里老是空荡荡的,真不知该如何打发这一天又一天漫长的日子.

一日王君来寒舍小坐, 同笔者聊起他近一段心中之烦闷与失意之感.自己是过来人,多少有一点感悟, 在谈了个人的一些思想经历之后,送给王君两句话:摘掉乌纱多读书,静心“充电”治孤独.

说实话,一个人长期从政为官,整天泡在文件堆里、会议室里,或下基层搞调查,指导工作,迎来送往,几乎成了一种固定的工作、生活模式.如今乌纱帽摘掉了,不当官了,前面提及的诸多“官事”自然也就没有份了,一开始难免有些不习惯,产生种种失意、孤独、忧伤和烦躁等不良情绪.为了及时得到排解,消除这种“离退休综合征”,这时不妨静下心来读一些好书,特别是自己以前想读而因时间、精力达不到未能读的书.现在有了充足的时间,满可以找来一一饱览,这无疑是有好处的.因为每一部好书,可能是作者深入审视社会后的一些真知灼见, 可能是先哲贤人们光辉思想的结晶,也可能是一代又一代人对梦想的美好寄托, 以及对最新科技成果的阐释.当你开卷神游,你的思想将会得到激励,而当你掩卷遐思时, 你的心灵又将会得到净化,从而纵观世界风云,洞悉人生真谛,实践证明,读这样的好书,能使人心情开朗,精神愉悦,情趣高雅,生活充实,必定可一扫其失意、孤独、烦躁等消极不良情绪.对于这一点,清代学者钟蓼早有切身体会,他说:“忧愁非书不释,忿怒非书不解,精神非书不振.”这可是颇有见解的经验之谈,很值得我们仔细体会.

摘掉乌纱好读书,不仅能排解前面提及的诸多不良情绪,还能使人获得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 学会以前并不经意的种种生活、生产技能,比如花卉栽培、家庭养殖、琴棋书画、防病养生,以及旅游、垂钓、歌舞、烹饪等,从而养护好自己的“精、气、神”,达到才思敏捷、气血畅通、精力充沛,永葆一颗年轻的心.有人把好书比作“圣药”,说它能调解心理,增强免疫力,使人延年益寿,不是毫无道理的.

当然,对于摘掉乌纱帽者来说,读书学习也要因人而异,有的人读书,并非全然为了获得新知,而只是为了营造一种心境,求得内心某种平衡而已.前人这样断言:读书不可在太快乐的时光,在幸福的时候是读不进书的,因为上乘之书很少有恭维幸运者之语;读书也不可在太富裕的时候,因为经典的名著多半是智者饿着肚子时写就的.由此观之,一个人摘掉了乌纱帽,脱离了官场,正是读书学习的大好时光,正是“充电”的又一大好机遇。

燕子寻春飞又回家有梧桐金凤来,但将嘉木用心栽.花开温室蝶无意,燕子寻春飞又回!

无 题
清贫半世未求奢, 播梦栽诗无着花.不信东风偏舍我, 心田种日总生霞!

叹 梅
傲骨来颜绝俗尘, 瑶台飘落谪仙人.不尊青帝花先放, 雪葬诗魂不见春.

咏 莲
风舞蛙鸣醉水乡, 芙蓉仙子梦幽长.常怀潇洒红尘愿, 暗遣诗人一缕香!

痴 梅
寒风冷冷笑天真, 犹自痴痴梦里春.片片香魂雪中没, 花仙不敢落凡尘!

春 思(外七首)

□韩开景

春柳如烟春草长, 几回春梦渐柔肠.月儿不解痴人苦, 常约清风吹碧窗。

燕子寻春飞又回家有梧桐金凤来,但将嘉木用心栽.花开温室蝶无意, 燕子寻春飞又回!

无 题
清贫半世未求奢, 播梦栽诗无着花.不信东风偏舍我, 心田种日总生霞!

叹 梅
傲骨来颜绝俗尘, 瑶台飘落谪仙人.不尊青帝花先放, 雪葬诗魂不见春.

咏 莲
风舞蛙鸣醉水乡, 芙蓉仙子梦幽长.常怀潇洒红尘愿, 暗遣诗人一缕香!

痴 梅
寒风冷冷笑天真, 犹自痴痴梦里春.片片香魂雪中没, 花仙不敢落凡尘!

春 思(外七首)

□胡杰秀

两棵树分别长在张家和李家屋后,一棵姓张,一棵姓李。

两棵树下见不到两家家禽家畜。两家人也因此肚里气鼓鼓的。树枝砍不尽, 春风吹又生。过了两年, 两棵树依然长得枝繁叶茂, 苍翠欲滴。

是年夏天夜晚,骤然刮起一场暴风雨,吹断了李家树上一支大如手臂的枝丫,并砸在张家的屋上,屋瓦砸破了筛子大的一块,对此,张家主人极为不满,找李家主人赔偿。李家主人不但不赔,反而振振有词地说:“你家的树一年四季挡住我窗口阳光, 致使我腰椎病常发,前不久到医院治疗,花近千元,我没找你家算账,你家就这点小事竟然还来找我!”

一个要赔偿,一个有理不赔,为此两家人争吵起来.正当要动干戈时,村长被小组长请来调解。

秋日, 李家树上的枯叶顺风飘到张家的屋上,一片又一片,一层又层,把瓦沟覆盖,阻塞.下雨时,瓦沟积水,屋里漏水.天晴,张家主人上屋检瓦时,发现漏水的原因,就从屋上下来,到屋里拿出砍刀,对着李家的树,噼里啪啦地砍起来。

对此,李家主人默默无语,毕竟自己先锯了他家树。

如此, 李家锯张家的, 张家砍李家的,你砍我的,我锯你的.七砍八锯,两棵

首长拉了拉老汉的手,拉着长亲轻轻地安慰像水滴,悄悄录入门前大树那酸甜的年轮

身边的战士回答:“这就是我们邓小平政委”

哦,老汉仿佛经受了一次电击颤动着身体,和笨拙的嗫嚅着的言辞这个清晨,小雪飞舞着几分醉意照亮雾蒙蒙的山路.邓政委并不魁梧的身影在泪光中渐渐模糊,远去……老汉抱着牛,恨自己说不出一句话了他只朝着邓政委奔去的远方挥了挥沟壑重生的茧手,他看见睡醒的大别山,一霎间多出一轮耀目的太阳, 照亮了那人、 那山巍峨的高度……



花艳蜂忙 童小娟 摄

两个树莛面,像两张苍白的脸庞,不住地淌着泪。

两家人不顾树莛流泪, 接着挥锄挖苑.两棵树的树根被挖得赤裸裸地暴露于外。两家人不意发现: 两棵树根紧紧相连,大小相依,盘虬错节,像一张网,难分难辨哪是张姓的树根、哪是李姓的树根。

正当两家人犹豫举锄挖根时,垅里那位长者朝这里走来。他两眼闪着炯炯的光芒, 对着两个流泪树莛注视了一会儿,又朝着屋后一排树仰望了一会儿,然后,脸严如石板,拉着洪钟般的嗓门,说:“树莛挖不得!树根更动不得!两棵树的根是相连的,这一排树根是相连的,也可以说全垅的树根是相连的.树是风景,树是希望,树是吉祥,树是财富,挖了会遭报应的,村长他懂个屁!”

听罢长者一番话,两家人回想起,两棵树使两家家禽家畜亲密无间, 使两家人和睦相处的一幕幕情景.还回想起,两棵树被锯被砍后, 两家的家禽家畜不相往来,两家人一嘴对东、一嘴对西的教训。

两家人都觉得长者言之有理.他们幡然醒悟;树莛挖不得,树根动不得,不仅两棵树的根相依相连的,而且全垅树根都是有关有系的。

于是,他们急忙举锄回填树土,并施水给两个树莛“养伤”。

第一年,两个树莛生出了新树.三年后,两棵新树长大了,依然枝繁叶茂,苍翠欲滴.两家人各自经常对树整枝打杈,以免打瓦遮阳.两家的家禽家畜照样亲如一家,两家人依然和好如故。

九死一生长征路

刘伯华口述 刘双整理

建苏维埃政权,就像回到了老家瑞金一样,开心极了.遵义会议召开的时候,我们通讯班的十名战士被派到会场外站岗值勤.那时,虽然不知道召开的是什么会议,但看到很多红军领导人参加会议, 我们的心情既紧张又兴奋.遵义会议后,少共国际师解散了,我们通讯班的小战友们整编到了红一军团二师, 我和福建连城的吴建义分在红四团继续当通讯员, 年纪大一点的其他同志下连队当了战士.分手时刻,大家恋恋不舍,相约长征结束后好好团聚,但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能见面.后来才知道,八名下连的小战友离开遵义后,先后牺牲在了长征路上。

大渡河畔强行军
长征路上,我的主要任务是通讯联络,常常是行军了一天,部队宿营后,去各营部或连队送信.为了避免和敌人遭遇,我总是夜里一个人摸黑赶路.由于个子小,步枪长,枪托经常磕在田埂上,磕在岩石上,有时一个晚上要摔好几个跟头,草鞋也磨破了好多双.可以说,我的长征足走了三万里, 但印象最深的是大渡河畔的强行军.那时,我们红四团接到了火速夺取决定的命令,一天一夜强行军二百四十多里山路.记得那一整天都在沿着大渡河奔跑,上午遭遇了敌人,还打了两仗.没有时间坐下来吃饭,就一边跑,一边嚼着湿漉漉的生大米.夜晚,天空下

起了暴雨,一些同志累倒了,还有些同志滑下了山谷.但我没有掉队,和部队一起在第二天上午赶到了大渡河畔的泸定桥头.趁着敌人的援兵还在路上, 二连连长率领二十多名同志组成突击队,在全团火力的掩护下,冒着密集的子弹,攀过高悬在半空中的铁索,冲进河对岸的火海,一举攻下了敌人的桥头堡, 并和后续部队一起占领了泸定城.傍晚时分,我和大部队一起一瘸一拐地走过了晃晃悠悠的泸定桥。

草地上艰难赶队
茫茫川西北大草地空气稀薄,野草丛生,遍地沼泽,没有一块石头,没有一块干地,是长征中最艰难的路程.我们红四团是先头部队,一边探路,一边行军.白天跟着藏族向导拣草最密的地方下脚, 一个跟着一个走.夜晚找稍微高一点的地方,大家背靠着背取暖休息.走了两天后,我的干粮就吃完了,野草、树皮和皮带都用来充饥.长期吃不到盐巴,大家都很虚弱,过一条没膝深的小河时,就有不少同志倒下去,再也没能爬起来.行军中,我的左脚划破了,由于整天泡在有毒的沼泽里,伤口很快就发了,脚肿得很粗,尽管同志们帮我背着枪和背包,我的行动还是越来越困难.我知道决不能掉队,掉队就只能永远留在草地上了.行军的第五天, 脚开始溃烂,每走一步都会渗出脓血,渐渐地被大部队越

摘掉乌纱多读书
朋友王君从政30余年,从机关文秘一直干到乡党委书记,后又调县直一局里任主职10年,可谓是官场常青树.可前不久因年龄到了杠,被一刀切了下来.从此没小车坐了,进宾馆酒楼陪客少了,外出参观学习、上主席台讲话作报告没份了,一时感到很不习惯,很不自在,心里老是空荡荡的,真不知该如何打发这一天又一天漫长的日子. 一日王君来寒舍小坐, 同笔者聊起他近一段心中之烦闷与失意之感.自己是过来人,多少有一点感悟, 在谈了个人的一些思想经历之后,送给王君两句话:摘掉乌纱多读书,静心“充电”治孤独. 说实话,一个人长期从政为官,整天泡在文件堆里、会议室里,或下基层搞调查,指导工作,迎来送往,几乎成了一种固定的工作、生活模式.如今乌纱帽摘掉了,不当官了,前面提及的诸多“官事”自然也就没有份了,一开始难免有些不习惯,产生种种失意、孤独、忧伤和烦躁等不良情绪.为了及时得到排解,消除这种“离退休综合征”,这时不妨静下心来读一些好书,特别是自己以前想读而因时间、精力达不到未能读的书.现在有了充足的时间,满可以找来一一饱览,这无疑是有好处的.因为每一部好书,可能是作者深入审视社会后的一些真知灼见, 可能是先哲贤人们光辉思想的结晶,也可能是一代又一代人对梦想的美好寄托, 以及对最新科技成果的阐释.当你开卷神游,你的思想将会得到激励,而当你掩卷遐思时, 你的心灵又将会得到净化,从而纵观世界风云,洞悉人生真谛,实践证明,读这样的好书,能使人心情开朗,精神愉悦,情趣高雅,生活充实,必定可一扫其失意、孤独、烦躁等消极不良情绪.对于这一点,清代学者钟蓼早有切身体会,他说:“忧愁非书不释,忿怒非书不解,精神非书不振.”这可是颇有见解的经验之谈,很值得我们仔细体会. 摘掉乌纱好读书,不仅能排解前面提及的诸多不良情绪,还能使人获得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 学会以前并不经意的种种生活、生产技能,比如花卉栽培、家庭养殖、琴棋书画、防病养生,以及旅游、垂钓、歌舞、烹饪等,从而养护好自己的“精、气、神”,达到才思敏捷、气血畅通、精力充沛,永葆一颗年轻的心.有人把好书比作“圣药”,说它能调解心理,增强免疫力,使人延年益寿,不是毫无道理的. 当然,对于摘掉乌纱帽者来说,读书学习也要因人而异,有的人读书,并非全然为了获得新知,而只是为了营造一种心境,求得内心某种平衡而已.前人这样断言:读书不可在太快乐的时光,在幸福的时候是读不进书的,因为上乘之书很少有恭维幸运者之语;读书也不可在太富裕的时候,因为经典的名著多半是智者饿着肚子时写就的.由此观之,一个人摘掉了乌纱帽,脱离了官场,正是读书学习的大好时光,正是“充电”的又一大好机遇。
 中山茶座
 痴 梅 寒风冷冷笑天真, 犹自痴痴梦里春.片片香魂雪中没, 花仙不敢落凡尘! 春 东君妙笔绽诗花, 巧赋华章醉彩霞.兴至酣时翻绿墨, 随风泼洒漫天涯! 莲 花 仙子婷婷舞绿裳, 娇身粉面夺春光.冰霜雨雪浴魂魄, 虽卧淤泥沁沁香! 咏 莲 风舞蛙鸣醉水乡, 芙蓉仙子梦幽长.常怀潇洒红尘愿, 暗遣诗人一缕香! 叹 梅 傲骨来颜绝俗尘, 瑶台飘落谪仙人.不尊青帝花先放, 雪葬诗魂不见春.
拉越远.靠着心中的信念,我忍着疼痛一步步坚持着, 按照牺牲同志的遗体排列的方向艰难地前行.天快黑的时候, 终于赶上了已宿营的部队.这才知道我们走出草地了!我又回到了红四团!部队过草地后,原地休整了几天,我的脚伤也逐渐恢复,又可以行军送信了。 六盘山下血染黄土 1935年10月,我们抵达了甘南的六盘山下,长征眼看就要胜利结束了.那天中午正在休息,天空突然出现了敌机,炸弹像冰雹一样落下,我紧紧地趴在地上.随着一声巨响,一颗炸弹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爆炸,我感到后背被什么东西猛地掀了一下,原来是背包被弹片削走了.当时脑袋一阵发麻,右胳膊也抬不起来了,鲜血染红身边的土地.敌机飞走了,卫生员很快发现了我,用绷带包扎了头部和腋下的伤口, 还对我说:“你的命真大,旁边炊事班的同志都牺牲了,是背包救了你的命.”3天后, 医生为我换药,头上的纱布一解,鲜血直往上喷,竟有几寸高.他悄悄地告诉旁边的同志:“这孩子恐怕不行了.”可过了一个星期再换药的时候,奇迹发生了,头上的伤口已经愈合,虽然腋下的弹片没有取出,但我终于活着到达了吴起镇, 到达了长征的目的地——陕北。 如今,近八十年过去了,每逢阴雨天气,我的右腋下都会隐隐作痛, 它让我永远忘不了六盘山下, 总有不少同志倒下去,更忘不了那一批批倒下去的红军战友们。 后记:长征出发时,我的家乡仅有二十余户人家的羊角村共有三十多人参加了红军,包括我的大哥、姐夫.全国解放后,仅有堂兄刘金华和我返回过家乡.我知道,这些再也没有回家的亲人和老乡大多牺牲在那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